

陳廣宏 侯榮川
編校

稿次明人詩話十六種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孫少川詩話十六種

陳廣宏

侯榮川

編校

(下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 / 陳廣宏，侯榮川編校. —上
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.12
ISBN 978-7-5325-7392-9

I. ①稀… II. ①陳… ②侯… III. ①詩話—彙編—
中國—明代 IV. ①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00196 號

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

(全二册)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：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：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：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36.25 插頁 17 字數 1,000,000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7392-9

I · 2855 定價：16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李本緯 ◇ 編

古今詩話纂六卷

古今詩話纂提要

《古今詩話纂》六卷，李本緯撰。

李本緯，字君章，錦衣衛籍曲沃（今屬山西）人。萬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）進士，除鞏昌府推官，累官至陝西左布政使。著有《灌蔬園集》，編《昭代選屑》三十卷，《古唐選屑》三十卷等。

《古今詩話纂》今存明萬曆間刊本，安徽省博物館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藏。卷首有編者自序，署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十一月，則當於是年刊行，時本緯在山東青州海防道按察使任上。

是著就《唐詩紀事》、《初潭集》、《鶴林玉露》、《蘇長公外集》、《百川學海》（庚集）、《西湖志餘》六書，採擷歷代詩人軼聞掌故編次而成。每書各成一卷，以為吟壇之「日裨月益」。所選固顯示編者博雅而文，對於萬曆間社會趣尚亦可窺一斑。

茲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藏本（海源閣舊藏）整理。

古今詩話纂序

埒話耳，而唯詩之話為最雅。然窮古今之話而盡蒐之，則不勝其雅，又不勝其棼也。駁雜不已，卒業為難，奚取鄴填棟塞為？則瘦縮之術當講已。不佞嘗備覽諸詩，擷英割膾，頗得其所謂話者焉。話詩遘，則有御柳芝山、負書傭載、簪花奪袍之棼焉而纂；話詩謔，則有銀合銅丁、趙倚樓、渴睡漢、患肝腎之棼焉而纂；話詩舛，則有軒墀麾旄、顏魯陵魚、旂芹中蒸、青萋天添之棼焉而纂；話詩怪，則有襄漢亭、白耳樹、瘳瘡剖書、虎丘湘廟之棼焉而纂；話詩排，則有老偷父牙人、堠子布卦占鵠、世翼投水、令之喙木、唐僧「燒痕青」之棼焉而纂；話詩禍，則有楊豆劉桃、門柳蟬檜、白頭車蓋、鎮淮折花、谷園石友之棼焉而纂。興詩有傳訓志，言之必雅而學之不講，聖且用以深憂。此道深微，非談不剖，而聲之入人，較咿喔為差易。倘精心披覽，熟之下帷，吐之廣席，能使詩脾乍醒，塵聽漸清，奚必囁鶲始稱砭吹哉？話及嫩，則百聽百讚矣；話及醜，則一字一嗤矣。從讚想模，從嗤想創，摛必其奇，掞期於藻，刻志雕思，嘔肝劙腎。授青蓮之箋，剖釘鉸之腹，引子安之被，刻竟陵之燭，揮少瑜之管，汲閬仙之井，捉周朴之臂，掘昭

禹之合，市子昂之琴，策鄭繁之蹇。不越談叢而轉移韻府，未脫說苑而潛進吟壇，孰非此話之日裨月益哉？不然而步龍褒之趁韻，奉叔靖之惡敕，放夔峽之天膽，剥懷慶之生皮，糜并州之牛酒，亦足以垂戒小巫，貽譏詞伯。盱衡而視，殷鑒凜然，豈不為遺臭之斧鉞、流穢之櫓杌耶？纂集未必無小補云。

萬曆癸丑歲嘉平月，賜進士第山東青州海防道按察使都門李本緯書於雲門書院。

古今詩話纂卷一

都門李本緯君章父選輯

上谷王家賓國重父編次

臨汀黃槐開子虛父校刊

選《唐詩紀事》

太宗

帝嘗作宮體詩，使虞世南賡和。世南曰：「聖作誠工，然體非雅正。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，臣恐此詩一傳，天下風靡，不敢奉詔。」帝曰：「朕試卿爾。」後帝為詩一篇，述古興亡，既而嘆曰：「鍾子期死，伯牙不復鼓琴，朕此詩何所示邪？」敕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。

中宗

景龍四年正月五日，移仗蓬萊宮，御大明殿。會吐蕃騎馬之戲，因重為柏梁體聯句。帝曰：「大明御寓臨萬方。」皇后曰：「顧慚內政翊陶唐。」長寧公主曰：「鸞鳴鳳舞向平陽。」安樂公主曰：「秦樓魯館沐恩光。」太平公主曰：「無心為子輒求郎。」溫王重茂曰：「雄才七步謝陳王。」昭容上官曰：「當熊讓輦愧前芳。」吏部侍郎崔湜曰：「再思銓管恩可忘。」著作郎鄭愔曰：「文江學海思濟

航。」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：「萬邦考績臣所詳。」著作郎閻朝隱曰：「著作不休出中腸。」時上疑御史大夫竇從一將作大匠宗晉卿素不屬文，未即令續，二人固請，許之。從一曰：「權豪屏跡肅嚴霜。」晉卿曰：「鑄鼎開嶽造明堂。」此外遺忘。時吐蕃舍人明悉獮請令，授筆與之，曰：「玉醴由來獻壽觴。」上大悅，賜與衣服。

德宗

《幸章敬寺》詩：「松院淨苔色，竹房深磬聲。」時人傳誦。帝晚年工詩句，臣下莫及。每御製奉和，退而笑曰：「排公。」俗有投石之戲，兩頭置標號曰排公，以中不中為勝負也。杜太保在淮南，進崔叔靖詩一百篇，帝曰：「此惡詩，何用進！」時云奉敕惡詩。

韋綬以內相感心疾罷還第。帝九日作黃菊歌，顧左右曰：「安可不示韋綬？」遣使持往。綬遽奉和，附使進，帝曰：「為文不已，豈頤養耶？」敕曰：「自今勿復爾。」

文宗

甘露事後，帝不樂，往往瞠目獨語云：「須殺此輩，令我君臣間絕！」後賦詩曰：「輦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無限意，無復侍臣知。」翌日觀牡丹，誦賦，吟罷始憶舒元輿之詞，嘆息泣下，因命作樂，聊自適。宮人沈翹翹者，歌《河滿子》，有「浮雲蔽白日」之句，其聲宛轉。上因歎歎，問曰：「汝知之耶？」乃賜金臂環，問其從來，則吳元濟女也。

武后

天授二年臘，卿相欲詐稱花發，請幸上苑，有所謀也。許之，尋疑有異圖，乃遣使宣詔曰：「明朝遊上苑，火急報春知。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」於是凌晨名花布苑，群臣咸服其異。后託術以移唐祚，此皆妖妄，不足信也。大凡后之詩文，皆元萬頃、崔融輩為之。

上官昭容

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，群臣應制百餘篇。帳殿前結綵樓，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。從臣悉集其下，須臾紙落如飛，各認其名而懷之。既退，唯沈、宋二詩不下。又移時，一紙飛墜，競取而觀，乃沈詩也。及聞其評曰：「二詩工力悉敵。沈詩落句云『微臣彫朽質，羞睹豫章才』，蓋詞氣已竭；宋詩云『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』，猶涉健舉。」沈乃伏，不敢復爭。宋之間詩曰：「春豫靈池近，滄波帳殿開。舟凌石鯨動，槎拂斗牛回。節晦蓂全落，春遲柳暗催。象溟看浴景，燒劫辨沉灰。鎬飲周文樂，汾歌漢武才。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」

鄭世翼

世翼，滎陽人。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，數以言忤物。有崔信明者，嘗矜其文，謂過李百藥。世翼遇之江中，謂曰：「聞公有『楓落吳江冷』，願見其餘。」信明欣然，多出衆篇。世翼覽未終，曰：「所見不逮

所聞。」投諸水，引舟而去。貞觀時，坐怨謗流死雋州。

虞世南

帝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今得寶兒，方昭前事。然多憨態，今注目於卿，卿才人，可便嘲之。」世南為絕句：「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襯袖大憨生。緣憨却得君王惜，長把花枝傍輦行。」

李義府

高宗朝，義府常賦詩曰：「鏤月為歌扇，裁雲作舞衣。自憐迴雪影，好取洛川歸。」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，乃為詩曰：「生情鏤月為歌扇，出性裁雲作舞衣。照鑑自憐迴雪影，來時好取洛川歸。」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活剥張昌齡，生吞郭正一。」

義府初遇，以李大亮、劉洎之薦。太宗召令詠鳥，義府曰：「日裏颶朝彩，琴中聞夜啼。上林如許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帝曰：「與卿全樹，何止一枝！」

崔善為

善為，貝州人。武德中，歷尚書左丞，諸曹吏惡其聰察，嘲其短樞曰：「崔子曲如鉤，隨例得封侯。鬚上全無頂，胸前別有頭。」高祖勞之曰：「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，高緯昏不察，至滅其家。朕雖不德，幸免是。」下令求謗者，謗遂止。卒於秦州刺史。

喬知之

有《綠珠篇》云：「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十斛買娉婷。昔日可憐君自許，此時歌舞得人情。君家閨閣不曾關，好將歌舞借人看。富貴英雄非分理，驕奢勢力橫相干。別君此去終不忍，徒勞掩淚傷紅粉。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。」蓋知之有寵婢曰碧玉，知之為之不婚，為武承嗣所奪，知之以此歌寄之，而末句云「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」，寵者結於衣帶，投井而死。承嗣見詩大恨，知之坐此陷亡。

駱賓王

世稱王、楊、盧、駱。楊盈川之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連用，如「張平子之略談，陸士衡之所記」，「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長統何足知之」，號為「點鬼簿」。賓王文好以數對，如「秦地重關一百二，漢家離宮三十六」，人號為算博士。《帝京篇》曰：「倏忽搏風生羽翼，須臾失浪委泥沙。」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，大敗逃死，此其譏也。

宋之間貶黜放還，至江南，遊靈隱寺，夜月極明，長廊行吟曰：「鷺嶺鬱岩嶃，龍宮鎖寂寥。」句未屬，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：「少年夜久不寐，何耶？」之問曰：「適偶欲題此寺，而興思不屬。」僧請吟上聯，即曰：「何不云『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』？」之問愕然，訝其迺麗。又續終篇曰：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。」捫蘿登塔遠，剗木取泉遙。霜薄花更發，冰輕葉互凋。待入天台路，看（餘）「余」渡石橋。」遲明更訪之，則不復見矣。寺僧有知者，曰：「此賓王也。」《詠月》云：「忌滿光先缺，乘昏影暫流。既能明

似鏡，何用曲如鉤。」

賓王七歲，《詠鵝》云：「鵝，鵝，鵝，曲項向天歌。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撥清波。」

王勃 劍 劍 勸

裴行儉在吏部，見蘇味道、王勸，曰：「二君皆後掌銓衡。」李敬玄盛稱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，行儉曰：「勃等雖有才，然浮躁衒露，豈享爵祿者？」炯頗沉默，可至令長，餘皆不得其死。」

勃《上已》云：「綠齊山葉滿，紅曳岸枝銷。」《九日》云：「蘭氣添新酌，花香染別衣。」又《詠風》云：「肅肅涼景生，加我林壑清。驅煙入洞戶，卷霧出山楹。去來固無跡，動息如有情。日落山水靜，為君起松聲。」最有餘味，真天才也。

勸開元中任中書舍人。先是五王出閣，同日受冊，有司忘載冊文，百官在列，方知闕禮。勸召五吏，執管授，一時俱畢。

勃為沛王府修撰。時諸王鬥鷄，勃戲文為《檄英王鷄》。高宗曰：「是且交構。」斥出府。勃既廢，客劍南。嘗登葛情山，曠望慨然，思諸葛之功，賦詩見情。為虢州參軍，坐罪除名。父福畤以左遷交趾，令勃往省。渡海溺水，痡而卒，年二十九。勸、勔以事坐誅。

陳子昂

子昂初入京，不為人知。有賣胡琴者，價百萬，豪貴傳視，無辨者。子昂突出，顧左右曰：「輦千緡

市之。」衆驚問，答曰：「余善此樂。」皆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明日可集宣陽里。」如期偕往，則酒肴畢，具置胡琴於前。食畢，捧琴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轂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知。此樂，賤工之役，豈宜留心？」舉而碎之，以其文軸遍贈會者，一日之內聲華溢都。

郭元振

「久成人偏老，長征馬少肥」，元振警句也。元振嘗山居，夜有人面如盤，出燈下，元振以此詩題其頰，遂滅。明日出行，巨木上有白耳，此句在焉。

崔融

與宰相蘇味道相誚云：「某詩所以不及相公，無銀花合。」味道云：「雖無銀花合，還有金銅丁。」取令威之句也。蘇有詩云「火樹銀花合」。

徐彥伯

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，以鳳閣為鸚閣、龍門為虯戶、金谷為銑溪、玉山為瓊岳、竹馬為篠驂、月兔為魄免，進士效之，謂之澀體。

崔 淬

湜，仁師之子。弟澄液，從兄涖，並有文翰，列居清要。每私宴，自比王謝之家，謂人曰：「吾門戶及出身歷官，未嘗不為第一。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，豈能默默受制於人？」故進取不已，而不能令終。湜執政時，年三十六，嘗暮出端門，下天津，馬上賦詩曰：「春還上林苑，花滿洛陽城。」張說見之，嘆曰：「文與位固可致，其年不可及也。」

李 嶠

嶠字巨山。為兒時，夢人遺雙筆，自是有文詞。十五通五經，二十擢進士第，與駱賓王、劉元業齊名，相中宗。其仕也，初與王勃、楊盈川接，中與崔融、蘇味道齊名，晚諸人沒，獨為文章宿老，一時學者取法焉。

「昔時青樓對歌舞，今日黃埃聚荆棘。山川滿目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？」不見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飛。」天寶末，明皇乘春登勤政樓，命梨園弟子歌數闋，有唱歌至「富貴榮華能幾時」以下四句。帝春秋衰邁，問誰詩，或對李嶠，因淒然涕下，遽起曰：「嶠真才子也！」及其年幸蜀，登白衛嶺，覽眺良久，又歌是詞，復曰：「嶠誠才子也！」高力士以下，揮涕久之。嶠有三戾：性好榮遷，憎人陞進；性好文章，憎人才華；性好貪濁，憎人受賂。

又一從臣歌曰：「源水叢花無數開，丹跗紅萼間青梅。從今結子三千歲，預喜仙遊復摘來。」明日，

宴承慶殿上，令宮女善謳者唱之。詞既婉麗，歌仍妙絕，樂府號《桃花行》。

皮日休《松窗錄》云：中宗常召宰相蘇瓌、李嶠之子進見，時皆童年。帝謂曰：「汝等各以所通書，取宜奏吾者言之。」頌應曰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」嶠之子亡其名，亦奏曰：「斷朝涉之脰，剖賢人之心。」帝曰：「蘇瓌有子，李嶠無兒。」

蘇頌

瓌初未知頌。一日，有客詣瓌，候於客次。頌擁簷庭廡間，遺落一文字，客取視之，乃詠崑崙奴詩，云：「指如十挺墨，耳似兩張匙。」異之。良久，瓌出，與客淹留言詠。以其詩問瓌何人，豈非是宗庶之孽也？瓌備言其事，客驚訝之，請瓌加禮收舉，必蘇氏之令子也。瓌稍稍親之。有人獻兔，懸於廊廡，瓌召令詠之，曰：「兔子死蘭彈，將來掛竹竿。試將明鏡照，無異月中看。」瓌覽詩異之。由是學問日新，文章蓋代。及帝平內難，日夕制詔絡繹，無非頌之所作，時稱小許公。

宋之間

武后遊洛南龍門，命從臣賦詩，先成者賜以錦袍。左史東方虬詩成，拜賜坐，未安，之間詩成，文理兼美，左右莫不稱善，乃就奪錦袍衣之。